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六

宋 朱子 纂集

曾公亮 魯國宣靖公

字明仲泉州人中進士第位至丞相以太傅兼侍
中致仕配享英宗廟庭

仁宗一日召執政侍從策訪政事時公侍楚國太夫人
病謁告家居亟以手詔就問公條六事以獻其畧謂

完堡柵蓄兵馬使主兵者久於其任則夷狄不敢窺
邊取之得其要任之盡其材則將帥不患無人損冗
兵汰冗官則財用省徭役不專在農則耕者勸又陳
古者取六郡良家子為宿衛及府兵番上十六衛之
制以明今宿衛之失言狂者似直愛憎似忠以明聽
言知人之難蓋皆取當時之所先急而便于施行者

以為說

曾內翰
撰行狀

知鄭州郡多寇攘公至悉竄他境路不拾遺民外戶不

閉至號公為曾開門常有使客亡橐中物移文求盜
公諭以境內無盜必從者也索之果然

在樞府更制圖籍以周知四方兵數多少登耗三路屯
戍衆寡地里遠近及在相位謂政事以仁民為先故
其志尤急於去民所疾苦而補助其窮乏罷弛茶禁
歸之於民籍戶絕田收其租為廣惠倉以廩食窮獨
其他施設多類此

與韓忠獻力贊仁宗早建皇子以為天下萬世之本前

此固有言者未之聞納至是感悟儲貳乃定

公在位久熟於朝廷政事尤矜慎折獄四方奏讞必躬
自省覽原情議法密州銀發民田中盜往強取之大
理當以強盜應死執政皆欲從之公獨以為此禁物
也取之雖強與盜民間物有間固爭不決遂下有司
議如公言比劫禁物法盜得不死蓋公推析律意而
主於平恕類皆如此

並行
狀

公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年雖高而精力不

衰故臺諫無非之者唯李復圭以為不可作詩曰老
鳳池邊蹲不去饑烏臺上噤無聲公亦去

筆錄

王安石 荆國文公

字介甫撫州人登進士甲科事仁宗英宗神宗位
至丞相左僕射司空追封舒王

公好讀書能強記雖後進投贄及程試有美者一讀過
輒成誦在口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措
意大成見者皆服其精妙議論高竒能以辨博濟其

說始為小官不急急於仕進皇祐中文潞公為相薦公及張瓌曾公定韓維四人恬退乞朝廷不次進用以激澆競之風有旨皆籍記其名至和中召試館職固辭乃除羣牧判官又辭不許乃就職懇求外補得常州由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朝廷嘗欲授以美官惟恐其不肯就自常州徙提點江西刑獄嘉祐中召除館職三司度支判官固辭不許未幾命修起居注辭以新入館館中先進多不當超處其右

章十餘上有旨令閣門吏賫勅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隨而拜之安石避之於廁吏置勅於案而去安石使人追而與之朝廷卒不能奪歲餘朝廷復申前命安石辭七八章乃授除知制誥自此不復辭官矣

溫公
瑣語

司馬溫公嘗曰昔與王介甫同為羣牧司判官包孝肅為使時號清嚴一日羣牧司牡丹盛開包公置酒賞之公舉酒相勸光素不喜酒亦強飲之介甫終席不

飲包公不能強也光以此知其不屈

聞見錄

嘉祐末公糾察在京刑獄有少年得鬪鶡同儕恃與之狎昵遂持去鶡主追及之踢其脅立死開封府捕按其人罪當償死及糾察錄問介甫駁之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為盜此不與而彼強攜以去乃盜也此追而歐之乃捕盜也雖死當勿論府司失入平人為死罪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詳定以府斷為是有旨王安石放罪舊制放罪者詣殿門謝介甫自言我無罪

不謝御史臺及閣門累移牒促之終不肯謝

語

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牒盛釣餌藥置
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仁宗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
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常不樂
之後安石自著日錄厭薄祖宗仁宗尤甚每謂漢文
帝不足取其心薄仁宗也故一時大臣富弼韓琦文

彥博皆為其毀詆云

聞見錄

初韓魏公知揚州介甫以新進士僉書判官事魏公雖

重其學而不以吏事許之介甫秩滿去會有上韓公書者多用古字韓公笑而謂僚屬曰惜王廷評不在此其人頗識難字介甫聞以為輕已由是怨之

記聞

公為翰林學士初入對神宗問方今治當何先公對曰擇術為先上問唐太宗如何公曰陛下當以堯舜為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為不盡合先王不足道也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繁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常以為高而不可及上曰卿可謂責難于君矣

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卿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
道一日侍上語及諸葛亮魏鄭公公對曰陛下誠能
為堯舜則必有皋夔稷契陛下誠能為高宗則必有
傅說魏鄭公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但恐
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則雖有皋夔稷契傅說之
賢亦為小人所蔽因卷懷而去耳上曰自古治世豈
能使朝廷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公曰惟
能辨四凶而誅之此乃所以為堯舜也若使四凶得

肆其讒慝則臯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
未幾遂參大政

公既參大政上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為卿但知經
術不曉世務公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
謂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為經術不可施於世
務耳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為先公曰變風俗立
法度最方今所急也於是青苗市易坊場保甲保馬
導洛免役之政相繼並興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知

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呂誨論公十事公力求去
位上為出呂公而韓魏公亦上疏論青苗法乞罷諸
路提舉官奏至公稱疾乞分司上不許公入謝因為
上言陛下欲以先王正道變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
俗相為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
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為重輕雖千鈞
之物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今姦人欲敗先王之正
道以沮陛下之所為於是陛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

重之時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
流俗矣此所以紛紛也上以為然公乃視事

公在臺閣侍從時每為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
閣最切於治道後世所當行也及入司事政而孫莘
老李公擇在諫職二人者熟公此論遂列奏請舉行
之公不可曰是又益兩參政也

呂氏家
塾記

公知制誥吳夫人為買一妾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
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為軍大將部米

運失舟家貲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愀然曰夫
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為夫婦如
初盡以錢賜之司馬溫公從龐穎公辟為太原府通
判尚未有子夫人為買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
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汝自飾至書院中冀公一
顧也妾如其言公訝曰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亟遣之
穎公知之對僚屬咨其賢二公不好聲色不愛官職
不殖貨利皆同平生相善至論新法不合始著書絕

交矣

公知明州鄞縣讀書為文二日一治縣事起陽堤堰決
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于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
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故熙寧初為執政所行之
法皆本於此然公知行于一邑則可不知行於天下
不可也又所遣新法使者皆刻薄小人急於功利遂
至決河為田壞人墳墓室廬膏腴之地不可勝紀青
苗雖取二分之利民請納之費至十之七八又公吏

冒民新舊相因其弊益繁保甲保馬尤有害天下騷
然不得休息蓋祖宗之法一變矣獨役法新舊差募
二議俱有弊吳蜀之民以雇役為便公與溫公皆早
貴少歷州縣不能周知四方風俗故公主雇役溫公
主差役蘇內翰范忠宣溫公門下士復以差役為未
便章子厚公門下士亦以雇役為未盡三人雖賢否
不同皆聰明曉吏治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各
不私於所主元祐初溫公復差役改雇役子厚議曰

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如役法則熙寧初以
雇役代差役議之不詳行之太速故後有弊今復以
差役代雇役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太
速後必有弊温公不以為然子厚罪去蔡京者知開
封府用五日限盡改畿縣雇役之法為差役白温公
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不行子厚入相復議
以雇役改差役置司講論久不決蔡京兼提舉白子
厚曰取熙寧元豐法施行之耳尚何講焉子厚信之

宦役遂定京前後觀望反覆賢如溫公暴如子厚皆足以欺之誠小人也

公晚年於鍾山書院多寫福建子三字蓋悔恨於呂惠卿者恨為惠卿所陷悔為惠卿所誤也每山行多恍惚獨言若狂者公既病和甫以郵吏狀示公適報司馬公作相公悵然曰司馬十二作相矣公薨溫公在病中聞之簡呂申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贈恤之

典宜厚溫公盛德如此

聞見錄

公改科舉暮年乃覺其失曰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正

如學究誦注疏爾

談叢

公在金陵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為意及聞罷役法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安

石與先帝議之兩年乃行無不曲盡後果如其言

史卮

公嘗云自議新法始終言可行者曾布也始終言不可行者司馬光也餘皆前叛後附或出或入

先生與僕論變法之初僕曰神廟必欲變法何也先生曰蓋有說矣天下之法未有無弊者祖宗以來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緩委靡不振當時士大夫亦自厭之文字論列然其實於天下根本牢固至神廟即位富於春秋天資絕人讀書一見便解大指是時見兩蕃不服及朝廷州縣多紓緩不及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論議有怫然不悅之色當時執政從官中有識者以謂方今天下正如

大富家上下和睦田園開闢屋宇牢壯財用充足但屋宇少設飾器用少精巧僕妾樸魯遲鈍不敢作過但有鄰舍來相凌侮不免歲時以物贈之其來已久非自家做得如此遂不敢承當上意改革法度獨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為激切奮厲之言以動上意遂以仁廟為不治之朝神廟一旦得之以為千載會遇改法之初以天下公論謂之流俗內則太后外則顧命大臣尚不能回況臺諫乎祇增其勢耳雖天

下之人羣起而攻之而金陵不可動者蓋此八箇字
吾友宜記之僕曰何等八字曰虛名實行強辨堅志
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不作執政為屈此虛名也平
生行止無一點澆論者雖欲誣之人主信乎此實行
也論議人主之前貫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強
辨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
得回此老實不可以此動故曰堅志此法所以必行

也

元城語錄

介甫請并京師行陝西所鑄折二錢既而宗室及諸軍
不樂有怨言上聞之以問介甫欲罷之介甫怒曰朝
廷每舉一事定為浮言所移如此何事可為退遂移
疾卧不出上使人諭之曰朕無間於卿天日可鑒何
遽如此乃起

同上

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務而宿德舊人論議多不協遂選
用新進待以不次故一時政事不日皆舉而兩禁臺
閣內外要權莫非新進洎三司論市易而呂參政指

為沮法公信以為然堅乞罷相既出呂嘉問張諤持
公而泣公慰之曰已薦呂惠卿矣二子收淚及惠卿
入參有射羿之意而一時之士見其得君謂可傾奪
公矣遂更朋附之既而天子斷意再召公秉政惠卿
自知不安乃條列公兄弟之失凡數事面奏意欲上
意有二上封惠卿所言以示公故公表有忠不足以
取治故事事欲其自明義不足以勝姦故人人與之
立敵蓋謂是也既而惠卿出知亳州鄧綰張諤之徒

皆以罪去然自是門下之人皆無固志公無與共圖
事者又請去而再鎮金陵故詩有紛紛易變浮雲白
落落難鍾老栢青者蓋謂是也

筆錄

初惠卿為公所知驟引至執政公去惠卿遂背之暨公
再相於是起華亭詔獄而使徐禧等按之惠卿情不
得練亨甫呂嘉問以鄧綰所條惠卿事交鬪其間復
為惠卿所中語連公子雱雱時已病坐此憂憤而卒
公憂傷益不堪遂再求罷去

熙寧庚戌冬公拜相百官皆賀公以未謝皆不見之獨
與余坐西廡之小閣忽顰蹙久之取筆書牕曰霜筠
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放筆揖余入後再罷
相歸金陵築第於白門外元豐癸丑春余謁公於第
公遽邀余同遊鍾山憇法雲寺偶坐於僧房余因為
公道平昔之事及誦書牕之詩公撫然曰有是乎微
笑而已

筆錄

元豐七年春公有疾兩日不言少蘇語吳國夫人曰夫

婦之情偶合耳不須他念強為善而已執葉濤手曰
君聰明宜博讀佛書慎勿徒勞作世間言語安石生
來多枉費力作閑文字深自悔責吳國勉之曰公未
宜出此言曰生死無常吾恐時至不能發言故今叙
此時至則行何用君勸公疾瘳乃自悔曰雖識盡天
下理而定力尚淺或者未死應尚竭力修為陳子聞
之而疑曰豈現行無常現身有疾者乎不可疑也

公語

錄

元豐末創為戶馬之說神宗俯首歎曰朕于是愧於大
彥博矣王珪請宣德音復曰彥博頃年爭國馬不勝
嘗曰陛下十年必思臣言珪因奏曰罷去祖宗馬監
是安石堅請行之者本非陛下意也上歎曰安石誤
朕豈獨此一事

神宗聞安石之貧命中使甘師顏賜之金五十兩安石
好為詭激矯厲之行即以金施之定林僧舍師顏因
不敢受常例回具奏之上諭御藥院牒江寧府於安

石家取師顏常例安石約惠鄉無令上知一帖惠鄉
既與公分黨乃以其帖上之上問熙河歲費之說於
王韶安石喻韶不必盡數以對韶既畔安石亦以安

石言上之

晁以道論
配享劉

仁宗朝韓富二公為相凡言開邊者皆不納熙寧初公
執政始有開邊之議王韶者罷新安簿遊邊得其說
遂上開河湟之策公以為奇謀乃有熙河之役獨岷
州白石大潭秦州屬縣有賦稅其餘無斗粟尺布惟

仰陝西州郡朝廷帑藏供給故自開熙河以來陝西
民日困朝廷財用益耗初唵廝囉分處諸子於熙河
洮岷之地唵廝囉死諸子皆衰弱故韶能取之

並開
見錄

熙寧六年吏有不附新法介甫欲深罪之上不可介甫
因爭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聞民間亦頗苦新法介
甫曰祁寒暑雨民猶有怨咨者豈足顧也上曰豈若
并祁寒暑雨之咨亦無耶介甫不悅退而屬疾家居
數日上遣使慰勞之乃出其黨為之謀曰今不取門

下士上所素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人窺間
隙者矣介甫從之即奏擢章惇趙子幾等上喜其出
勉強從之由是權益重

記聞

介甫不知事君道理觀他意思只是要樂予之無知如
上表言秋水既至因知海若之無窮大明方升豈宜
爍火之不息皆是意思常要已在人主上自古主聖
臣賢乃常理何至如此又觀其說曾用天子禮樂云
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

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身上豈有過
分之事凡有所為皆是臣職所當為之事也介甫平
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
得以為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
知之說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矣不言有餘只言

可矣

程氏
遺書

公平生養得氣完為他不好做官職作宰相只喫魚羹
飯得受用底不受用緣省便去就自在嘗上殿進一

劄子擬除人神宗不允對曰阿除不得又進一劄子擬除人神宗亦不允又曰阿也除不得下殿出來便

乞去更留不住平生不屈也奇特

上蔡語錄

因論公法云青苗免役亦是法然非藏於民之道如青苗取息雖不多然歲散萬緡則奪民二千緡入官既入官則民間不復可得矣免役法取民間錢雇人役於官其得此錢用者皆州縣市井之人不及鄉民鄉民惟知輸而不得用故令鄉民多乏於財也青苗二

分之息可謂輕矣而不見利於百姓何也今民間舉債其息少者亦須五七分多者或倍而亦不覺其害曰惟其利輕且官中易得人徒知目前之利而不顧後患是以樂請若民間舉債則利重又百端要勒得之極難故人得已且已又青苗雖名取二分之息其實亦與民間無異蓋小民既有非不得已而請者又有非不得已用之且如請錢千或遇親舊於州縣間須有酒食之費不然亦須置小小不急之物只使二

百錢已可比民間四分之息又請納時往來之用與官中門戶之賂遺至少亦不下百錢況又有胥吏追呼之煩非貨不行而公家期限又與私間不同而民之畏法者至舉債以輸官往往沿此遂破蕩產業者固多矣此所以有害而無利也或云官中息輕民得之可以自為經營歲豈無二分之息乎蓋未之思也若用之商販則錢散而難集正公家期逼卒收不聚失所指準其患豈細往年富家知此患也官中配之

請不得已而藏之比及期出私錢為息輸之官乃無
患夫使民如此是無事而侵擾之也何名補助之政

乎

龜山
語錄

公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修身之潔宜足以化民矣
然卒不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實諸人者以其所
為無誠意故也明道嘗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
以行周官之法度蓋深達乎此

同上

公在上前爭論或為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亦不至無

廉恥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問事之是非利害如何
豈可以素有廉恥劫人使信已也夫廉恥在常人無
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恥亦淺矣蓋廉恥自君子
所當為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賤不受賤豈分外

事乎

同上

子雱字元澤性險惡凡公所為不近人情者皆雱所教
呂惠卿輩奴事之公置條例司初用程顥伯淳為屬
伯淳賢士一日盛暑公與伯淳對語雱囚首跣足手

攜婦人冠以出問公曰所言何事公曰以新法數為
人沮與程君議雋箕踞以坐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
頭于市則新法行矣公曰兒誤矣伯淳曰方與參政
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雋不樂去伯淳自此與公
不合雋死公罷相哀悼不忘有一日鳳鳥去千年梁
木摧之詩蓋以比孔子也公坐鍾山常恍惚見雋荷
枷杻如重囚者公遂施所居半山園宅為寺以薦其
福後公病瘡良苦嘗語其姪曰亟焚吾所謂日錄者

姪紹公焚他書代之公乃死或云又有所見也

聞見錄

王安國字平甫常非其兄所為為西京國子監教授溺於聲色介甫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官滿至京師召上殿上問其兄秉政物論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上默然不悅嘗諫其兄以天下洶洶不樂新法恐為家禍介甫不聽安國哭於影堂曰吾家滅門矣又嘗責曾布以誤惑丞相更變法令布曰足下人之子弟朝

廷變法何預足下事安國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之
父即吾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殺身破家僂及先人發
掘邱壟豈得不干預我事耶

記聞

安國召對上曰卿學問通古今以漢文何如主也對曰
三代以後賢主未有如文帝者上曰但惜其才不能
立法更制耳對曰文帝自代來夜入未央宮於擾攘
時定變故於俄頃之際諸將故武夫皆脅息待命恐
無才者不及是然能用賈誼之言待羣臣有節專務

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使一時風俗恥
言人過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上曰王猛佐苻堅以
叢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而不能使人何
也對曰王猛睚眦之忿必報專教苻堅以峻法殺人
為事此必小臣刻薄有以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
代為法理順而執利則下豈有不從者乎

筆錄

公為參政因閱晏元獻小詞而笑曰宰相而作艷詞可
乎平父曰亦偶然爾呂惠卿為館職在坐曰為政必

放鄭聲平父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也呂以為

譏已自是與平父相失

筆錄

公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父吹笛于內公諭之曰請學士

放鄭聲平甫即應曰願相公遠佞人惠卿深銜之

聞見

錄

鄭俠介夫者福州人公居憂金陵時嘗從學後舉進士
調光州司法秩滿至京會公秉政問以所聞俠因為
具言青苗免役用兵之害公不答又數以書論之亦

不報久之得監在京安上門時初行免役及收市利
錢京師細民負水拾髮擔粥提茶之類皆有免行錢
不輸者毋得販鬻市道門司稅院並行倉法專攔月
賦每正稅百錢則收市利十錢以給之逮法之行則
正稅不及十錢者有司亦取之其末反重於本使又
言於公得損其尤甚者數事會大旱自十一月不雨
至於三月河東河北陝西流民大入京師與城外飢
民市麻粃麥麩為糜或掘草根木實以食或身被鎖

械而負瓦揭木賣妻鬻子以償官俠畫圖為書勾馬
述以聞曰如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以正欺
罔之罪又自劾擅發馬述鋪待罪時熙寧七年三月
二十六日也神宗覽疏歎息遂詔韓維孫永體量免
行錢會布體量市易法又詔司農寺發常平倉放商
稅務及諸門稅錢三十錢以下市利錢二十文以下
青苗免役權罷追索方田保甲並罷凡此類十八事
民間懽呼相慶四月一日遂下詔責躬求言越三日

大雨七日早朝賀雨上出圖狀示宰執且責之丞相
以下皆謝罪公遂力求去已而公卒去位薦惠卿以
代已命下之日京師大風雨土翳席逾寸俠又上書
言安石本為惠卿所誤至此今復扳援以遂前非不
復為宗社計又上疏諫用兵語甚切屬熙河奏捷殺
戮甚衆上為惻然手詔諭王韶等今後只務招降未
征餘黨毋以多殺為功於是惠卿等益惡之俠又上
書言大臣奏以三路流民皆為南北下各有田名燕

子田若北旱則南南荒又北此皆誣罔上聽臣乞勘
會三路之民自去冬流移至今不已何人是南方有
田者他語譏大臣甚衆并詆臺諫皆如芻靈木偶又
言禁中被甲登殿等事奏入執政大怒言於上以為
謗訕朝政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送汀州編管既行上
問惠卿鄭俠小臣禁中密事及大臣奏對之言何自
聞之惠卿對曰此皆馮京手錄使王安國持示導之
使言耳惠卿與京同列議多矛盾又以諂事荆公為

安國所疾屢諷其兄不悟故并中之已而上以惠卿語責京京惶恐曰臣與俠素不相識上方疑之御史知雜張琥遂以俠事劾京京奏俠行未遠乞追還對辨遂詔赴臺推勘遣舒亶追俠及諸太康搜其衣橐得王堯臣所贖銀三十兩御史臺知班楊忠信所贈韓范諸公所言新法不便奏藁兩帙遂逮赴詔獄俠對實不識京但每遣人吳無至詣檢院投匭判院丁諷輒為無至道京稱歎之語及罷局時遇安國於途

安國馬上舉鞭相揖曰賢可謂獨立不懼因隨至所
居求觀前後奏草俠答以未嘗存留安國言亦見所
與家兄書家兄雖安國之言不聽而況公乎俠曰不
意丞相一旦為小人所誤以至於此安國曰是何為
小人所誤家兄自以為人臣子不當避四海九州之
怨使怨歸於己方是臣子盡忠國家俠曰未聞堯舜
在上夔契在下而有四海九州之怨安國以為然忠
信者常應詔言新法不便因謂俠曰御史職在諫爭

皆緘默不言公一監門耳乃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探懷中書授俠曰以此為正人助京未嘗使安國傳道省中語凡所論乃鄰居內殿崇班楊永芳所告也安國赴對不承俠責之曰凡對制使不當有隱口所言者安得諱之天地鬼神皆在左右學士欲誰欺邪安國乃伏獄成俠送英州編管忠信無至真決編管湖外京罷政諷落職安國放歸田里俠徒步赴貶所俠性清儉布衣糲食終其身有應

舉不以實年者戒之曰方謀入仕已有欺君之心不可暇日聞子姪誦詩考祭之義曰弗諉者弗忘君之惡弗過者弗過君之朝弗告者弗告君以善顧人之於君有惓惓之不忍也故永矢以絕之公嘆曰是何言歟古之人在畎畝不忘君況於賢者一不見用而愈戾若是哉蓋弗諉者弗忘君也弗過者弗以君為過也弗告者弗以告他人也其存心如此故雖流落頓挫之餘一話一言未嘗不在君父親政役繁興民

物替替但輦顧而已

鄭俠言
行錄

錢景謚者忠懿王孫舊與公善論新法不合遂相絕其
家集有答充守趙度支書自序甚詳云荆公任政用
事而一代成法無一二存者百姓愁苦而郡縣吏惴
惴憂懼虞以罪去且不但變其法制而已乃以穿鑿
不經入於虛無牽合臆說作為字解者謂之時學而
春秋一王之法獨廢而不用又以荒唐誕怪非昔是
今無所統記者謂之時文傾險趨利殘民無恥者謂

之時官驅天下之人務時學以時文邀時官僕既與
仕籍而所學者聖賢事業專以春秋為之主皆大中
至正三綱五常之道其所為大學六經而為必本於
道德性命而一歸於仁義其施於君者則又忠厚愛
人兼善天下之道自顧不合於時而學之又不能方
惶惶然無所容其迹而故人張諫議正國辟僕為高
陽帥幙今邵堯夫亦有書招我為洛中遊兼有詩云
年光空去也人事轉蕭然止俟貧老之兄生事粗足

幼而孤者有分有歸亦西歸洛中守先人墳墓徜徉

于有洛之表吾願畢矣

聞見錄

宋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七

宋 朱子 纂集

司馬光 溫國文正公

字君實陝州人舉進士甲科位至丞相事仁宗英
宗神宗哲宗贈太師配享哲廟

公自成童凜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
為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

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風

蘇內翰撰

狀行

又邵氏後錄云予見溫公親書一帖云光年五六歲弄青胡桃女兄欲為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子以湯脫之女兄復來問脫胡桃皮者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訶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

幼時患記誦不如人羣居講習衆兄弟既成誦游息矣獨下帷絕編迨能倍誦乃止用力多者收功遠其所

精誦乃終身不忘也公嘗言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

上或中夜不寢時詠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

家塾記

山谷云范純甫言公初宦時年尚少家人每每見其卧

齋中忽蹶起着公服執手版危坐久率以為常竟莫

識其意純甫嘗從容問之答曰吾時忽念天下事夫

人以天下安危為念豈可不敬邪

冷齋夜話

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誠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

不為瑞若偽為遠人笑願厚賜而還之因奏賦以諷

狀行

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為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災當益甚皆不當賀詔從之後遂以為常

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范鎮首發其議公時通判并州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太宗無子則小宗為之後者為之子也願陛下

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願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及公為諫官復上疏且面言上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願陛下自以意諭宰相後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色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

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曰唯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職明年遂立為皇子

除知制誥辭至八九乃改天章閣待制公有上龐丞相

啓云光於屬文性分素薄又懶為之當應舉時強作
科場文字雖僅能牽合終不甚工頗慕作古文又不
能刻意致力窺前修之藩徒使其言迂僻鄙俚不益
世用雖親舊書啓不免假手於人今知制誥掌為天
子作詔文宣布華夷豈可使假手答書啓者為之邪
以是觀之光之不受知制誥出於赤誠非飾讓也

仁宗崩英宗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
上疏言章獻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去奸有大功

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俚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勲者當疎遠之則天下服

英宗疾既平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

治平中韓魏公建議於陝西刺義勇凡三丁刺一每人支買弓箭箭錢三貫文省共得二十餘萬人深山窮

谷無得脫者人情驚撓而民兵紀律疎略終不可用
徒費官錢公時為諫官極言不便持劄子至中書魏
公曰兵貴先聲後實今諒祚方桀驁使聞陝西驟益
兵豈不震懾公曰兵之用先聲為無其實也獨可以
欺之於一日間耳少緩則敵知其情不可復用矣今
吾雖益兵然實不可用不過十日西人知其詳不復
懼矣魏公不能答復曰公但見慶厯陝西鄉兵初刺
手背後皆刺面充正兵憂今復作俑爾今已降敕榜

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公曰光終不敢奉信魏公怒曰君何相輕甚邪公曰相公長在此坐可也萬一均逸偃藩他人在此因相公見戍之兵遣之運糧戍邊反掌間耳魏公默然竟不為止其後不十年義勇運糧戍邊率以為常一如公之言

龍川志

王廣淵除集賢院公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為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及即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

美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為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
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

行狀

全下

神宗即位首擢公為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
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
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公曰臣不能為四六上曰如
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
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

閣門強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
公入至庭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

除御史中丞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
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
為諫官即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
陛下平生學力所得盡在是矣

延和登對言張方平叅政姦邪貪狠不協物望上作色
曰朝廷每有除拜衆言輒紛紛非朝廷好事光曰此

乃朝廷好事也知人帝堯所難况陛下新即位萬一
用姦邪臺諫循默不言陛下何從知之此乃非朝廷

好事也

目錄

甲寅予初赴經筵上自製自書資治通鑑序以授光光
受讀降再拜讀三家為諸侯論上顧禹玉等稱美久

之全
上

邊吏上言西戎部將蒐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
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為名山之衆未

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
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
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
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
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
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盖自是始

行狀

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受金
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

未足以救災宜皆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
公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
常袞辭賜饌時議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
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袞辭祿猶賢
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
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
頭會箕歛以盡民財民窮為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
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

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滂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之不明爾至其末年盜賊蜂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未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

日錄又云臣非

謂今日得兩府郊賚能富國也欲陛下以此為裁省之始爾且陛下強裁省之則失體今大臣以河北災傷憂公體國自求省郊賚從其請所以成其美何傷體之有

安石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公為真宰相雖田父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而婦人

孺子知其為君實也邇英進讀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

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為條例司官耳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何名為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為時變月變邪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謂世輕世重非

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欲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尚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為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答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

論是非爾何至是講畢賜坐戶外將出上令徙戶內
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洶洶何也公
曰青苗出息平民為之尚能以蚕食下戶至饑寒流
離况縣官法令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
不顧不強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
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
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
法時米斗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為市後物貴

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之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為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況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罷之幸甚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

庚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
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
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

陛下職也上曰然

行狀

邇英讀通鑑賈山上疏因言從諫之美拒諫之禍上曰
舜聖讒說殄行若臺諫欺罔為讒安得不黜光曰進
讀及之爾時事臣不敢論也及退上留光謂曰呂公
著言藩鎮欲興晉陽之甲豈非讒說殄行也光曰公

著平居與儕輩言猶三思而發何故上前輕發乃爾
外人多疑其不然上曰此所謂靜言庸違者也光曰
公著誠有罪不在今日向者朝廷委公著專舉臺官
公著乃盡舉條例司之人與條例司互相表裏使熾
張如此乃始逼於公議復言其非此所可罪也上言
安石不好官職及自奉養可謂賢者光曰安石誠賢
但性不曉事而愎此其短也又不當信任呂惠卿惠
卿真奸邪而為安石謀主安石為之力行故天下并

指安石為奸邪也上曰今天下詢詢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審察其是非然後守之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為是天下皆以為非也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邪遂退

上問近相陳升之外議云何光對陛下擢用宰相臣愚何敢與上曰第言之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

朝廷天下風俗何以更得淳厚上曰然今中外大臣更無可用者獨升之有才智曉民政邊事他人莫及光曰升之才智誠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爾昔漢高祖論相以為王陵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真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上曰然升之朕固已戒之矣上又曰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

事又執拗爾上曰韓琦敢當事賢於富弼但木強爾
光曰琦實有忠於國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
上因問至呂惠卿光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
謗中外皆惠卿所為也近日不次進用大不合衆心
上曰惠卿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文學辨慧誠如
聖旨然用心不端陛下更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
何以動人主上因論臺諫天子耳目光曰臺諫天子
耳目陛下當自擇人今言執政短長者皆斥遂之盡

易以執政之黨臣恐聰明將有所蔽蒙也上曰諫官
難得卿更為擇其人光退而舉陳薦蘇軾王元規趙
彥若

邇英進讀通鑑三葉畢上更命讀一葉半讀至蘇秦約
六國從事上曰蘇秦張儀掉三寸舌乃能如是乎光
曰臣所以存其事於書者欲見當時風俗專以辯說
相高人君委國而聽之此所謂利口覆邦家者也上
曰卿進讀每存規諫光曰非敢然也欲陳著述之本

意耳

呂晦叔曰昨使契丹虜中接伴問副使狄詔曰司馬中丞今為何官詔曰今為翰林兼侍讀虜曰不為中丞邪聞是人甚忠亮

上謂晦叔曰司馬光方直其如迂闊何晦叔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闊况光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於迂矣願陛下更察

之並日
錄

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公樞副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曰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待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反開諭切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夫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由是天下服公先知

魏公言君實初除樞副竟辭不受時公在魏聞之亟遣人賫書與潞公勉之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行道或不行然後去之可也似不須堅讓潞公以書呈君

實君實云自古被這般官爵引得壞了名節為不少矣後得寬夫書云君實作事今人所不可及須求之

古人

魏公語錄

老先生嘗謂金陵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當小人在清要或為監司何也介甫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行已成即逐之却用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守之先生曰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

豈可去也必成讎敵他日將悔之介甫默然後果有

賣荆公者雖悔之無及

元城語錄

熙寧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

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

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

充曰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

行狀

潞公謂溫公曰彥博留守北京遣人入大遼偵事回云

見虜主大宴羣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

懷之有從其後以鞭扑之者曰司馬端明邪君實清
名在夷狄如此公愧謝

公嘗問康節曰光何如人曰君實腳踏實地人也公深
以為知言康節又曰君實九分人也其重之如此

公居洛嘗同范景仁登嵩頂由輾轅道至龍門涉伊水
至香山憇石樓臨八節灘凡所經從多有詩什自作
序曰遊山錄士大夫爭傳之公不喜肩輿山中亦乘
馬路險策杖以行故嵩山題字云登山有道徐行則

不困措足於平穩之地則不跌慎之哉

公知永興軍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
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
仲勇決不如范鎮若臣罪與鎮同則乞依鎮例致仕
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帝必欲用公召知
許州令過闕上殿謂監察御史程顥曰卿度光來否
顥對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
來帝曰未論用其言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無過公

果辭召命帝嘗謂左丞蒲宗孟曰如光未論別事只
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帝之眷禮
於公如此不哀特公以新法不罷義不可起元豐官
制成帝曰官制將行欲取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
大夫非光不可蔡確進曰國是方定願少俟之王珪
亦助其說至元豐七年秋資治通鑑成進御時拜公
資政殿學士賜帶如二府品數者修書官亦遷秩召
范祖禹及公子康為館職時帝初感疾既安語宰輔

曰來春建儲以司馬光呂公著為師保神宗知公之

深如此

並聞
見錄

神宗崩公赴闕庭衛士見公入皆以手遮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為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之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其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歸

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下詔榜朝堂而當時
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
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
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
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皇太后封詔草以
問公公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
六事矣時有應詔言事而坐越職贖銅者公具論其
情且請改賜詔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

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草具所當行者而太后已
有旨散遣修京城邏卒罷減皇城內覘者止御前工
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千餘人戒飭中外無敢苛刻
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間戶馬寬保馬限皆從
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已畧行之
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

行狀

拜門下侍郎元豐之末天下多故二聖嗣位民日夜引
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

稍損其重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變可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掾焚拯溺猶恐不及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法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邊用

未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
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
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為出元祐元年正月
公始得疾詔公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
班再拜而已免舞蹈公疾益甚歎曰四患未除吾死
不瞑目矣乃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勅罷之率用
熙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為一路一
州一縣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畧以和戎為便

用兵為失時異議甚衆獨文彥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遂詔諸將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

公奏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畧等為十科以求天下遺材命文臣升朝以上歲舉經明行脩一人如進士高選皆從之

行狀

元祐初溫公輔政是歲天下斷死刑千人其後二呂繼之歲嘗數倍此豈智力所能勝邪

談叢

公既改新法或謂公曰元豐舊臣如章惇呂惠卿輩皆

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朋黨之禍作矣不可不懼公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

聞見錄

公好學如飢渴之嗜飲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為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

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

田三頃躬親庶務不舍晝夜

行狀

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

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天少冷

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范大史集

晁無咎言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

不可對人言者耳

東坡集

公初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况於人主遂約戰國

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
公讀其書置局秘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放劉恕范祖
禹為屬官神宗尤重其書以為賢於荀悅親為製序
賜名資治通鑑詔邇英讀其書賜穎邸舊書二千四
百二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仍賜金帛行狀
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彼中者彼必問公起居
及為相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

開邊隙

神道碑

先生每與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為能受盡人言儘人

忤逆更不怒便是好處

程氏遺書

蘇內翰軾作公神道碑銘曰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興授之其相維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已惟公是式公亦

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賈於途我耕
於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
麟鳳不鷲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為政一年疾病
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於異識公於微匪公
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於清廟神考
之功

司馬康

字公休文正公之子舉明經中第事神宗哲宗位

至司諫贈右諫議大夫

君性端謹性至孝居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見者哀之文正居洛十五年往來陝洛間士之從學於公者退與君語未嘗不有得塗之人見其容止雖不識皆知其司馬公之子也公薨執喪如夫人哀毀有加馬治喪皆用禮經家法不為世俗事得遺

恩悉以與族人

范太史
撰墓誌

君為講官嘗上疏歷陳前世治少而亂多祖宗創業之

艱難積累之勤勞以勸上及時向學守天下大器又
勸太后每於禁中訓導其言切至又言孟子為書最
醇正陳王道尤所宜觀覽上曰方讀孟子尋詔講筵
官編脩孟子節解為十四卷以進君已病矣猶自力
解孟子二卷會除諫議未受條具諸所當言以待曰
得一對極言而死無所恨矣疾病召醫於宛鄉民間
之詣醫告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
來告者日夕不絕醫遂行至則疾不可為也沒二聖

嗟悼不已所以優卹則贈之甚厚

墓誌

宋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八

宋 朱子 纂集

呂公著 申國正獻公

字晦叔文靖之子以恩補官中進士第相哲宗贈

太師

歐陽修為翰林薦公文學行誼宜在左右稱公清靜寡
慾有古君子之風及脩使北中動問中國德行文章

之士脩以公及王荆公對家傳

歐公嘗患士大夫少高退之節乃薦公及張唐公王荆

公韓持國欲以激厲風俗又薦荆公與公作諫官

家塾

記

公侍經筵時仁宗春秋高公於經傳同異訓詁得失皆
粗陳其略至於治亂安危之要聞之足以戒者乃為
上反覆申陳之仁宗嘗詔講官凡經傳所載逆亂事
皆直言毋諱公因進講言弑逆之事臣子所不忍言

而仲尼書之春秋者所以深戒後世人君欲其防微
杜漸居安慮危使君臣父子之道素明長幼嫡庶之
分早定則亂臣賊子無所萌其姦心故易曰履霜堅
冰至由辯之不早辯也

公每進講多傳經義以進規會講論語至人不知而不
愠不亦君子乎公言在下而不見知於上者多矣然
在上者亦有未見知於下者也故古之人君政令有
所未孚人心或有未服則反身修德而不以愠怒加

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是也上知公

意深切每改容鞠躬如在車之式

並家傳

公於講讀尤精語約義明可為當世之冠與司馬光同

侍經筵光退語人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已語煩

呂汲公撰

神道碑

自仁宗末率以二月開經筵至重午罷八月復開至冬

至罷是歲詔以九月五日開至重陽罷公奏願陛下

日御邇英以循先帝故事詔即從之後講論語將畢

公以尚書備二帝三王之道尤切於治術乞候進講
論語畢日進講尚書從之

英宗自太廟赴南郊問今之郊與古之郊何如對曰古
之郊貴誠尚質今之郊盛儀衛事物采而已

神宗自在藩邸即熟聞公與司馬光名及即位首召二
人為學士朝論翕然稱得人

神宗初御經筵公進講尚書至天乃錫王勇智上曰何
以獨言勇智公曰仲虺方稱成湯能伐夏救民故以

勇智言之然聖人之德當如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然後可以盡善時上方富於春秋故公以

好勇黷武為戒

並家傳

夏秋淫雨京師地震公言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語則不為邪說所亂顏淵問為邦孔子以遠佞人為戒蓋佞人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易疏惟先格王正厥事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惟陛下勉行而勉終之

拜御史中丞入對上語及西陲事公退而奏曰惟當修
嚴武備來則應之以逸待勞若臨遣大臣張皇武事
或議深入或求竒功皆非國家至計後公去位朝廷
遣大臣臨邊已而西征無功士卒內潰皆如公所料
公知貢舉在貢院密上奏曰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
非舉賢求治之意且近世有司考校已專用策論今
來殿試欲乞出自宸衷惟以詔策咨訪治道是歲上

臨軒遂以策試進士

家傳

介甫與晦叔素親患臺諫多橫議故用晦叔為中丞既而天下皆患條例司為民害晦叔乃復言條例不便介甫以晦叔叛已怨之尤深已而上語執政呂公著嘗言韓琦將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介甫因用為晦叔罪除知穎州

溫公日錄

王荆公與呂申公素相厚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
太平及薦申公為中丞其辭以謂有八元八凱之賢
未半年所論不同復謂有驩兜共工之姦荆公之喜

怒如此蓋孫覺莘老嘗為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
列而遭挫折若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以
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記美鬚誤以為申

公也

見聞錄

彗星見詔求直言公疏曰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
之實者何哉此任事之人負陛下也何以言之士之
邪正賢不肖蓋素定也今則不然前日舉之以為天
下之至賢後日逐之以為天下之至不肖其於人材

既反覆而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而不審矣陛下獨

不察之乎

神道碑

公居洛一日對康節長嘆曰民不堪命矣康節曰介甫

者遠人公與君實引薦至此尚何言公作曰公著之

罪也

聞見錄

邇英進讀上留公論治道遂及釋老虛寂之旨公問曰

堯舜知此道乎上曰堯舜豈不知公曰堯舜雖知此

而常以知人安民為志

碑

初公自河陽入覲都人環觀相謂曰此公還朝百姓之
幸也至是士民相慶既受命出殿門武夫衛卒皆歡
抃咨歎慈聖光獻太后聞公進尤喜曰積德之門也
溫公在洛聞公登樞以書遺都下友人曰晦叔進用
天下皆喜以為治表聞其尤力辭光不敢致書君宜
勸之早就職

公既就職因奏自熙寧以來朝廷論議不同端人良士
例為小人所沮格指為沮壞法度之人不可復用此

非國家之利願陛下省察上曰當以次收用之

上初即位韓絳即議復肉刑至是復詔執政議公以為
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辟不可復將有踊貴屨
賤之議吳充議復置圜土衆以為難行王珪欲取開
封死罪囚試以劓刖公曰刖而不死則肉刑遂行矣
議竟寢

上以慈聖既升祔大推恩於曹氏凡進官被賞者二百
餘人公因言自古亡國亂家不過親小人任宦官通

女謁寵外戚數事而已上深以為然

課告夏幽其主秉常上對二府議大舉兵伐之公曰如
課者所告則夏人誠有罪然陛下未審以何人為元
帥未得其人則不如不舉五年四月公以西師無功
奏曰外議皆謂王中正宜正典刑翌日公上奏乞解
樞務章繼上面請尤切乃除資政殿學士定州路安
撫使及永樂城陷奏至上開天章閣對輔臣曰邊民
疲弊若此獨呂公著為朕言之他人未嘗及也

公至定州謝表曰進不敢希功而生事退不敢弛備以曠官人人傳誦以為摭實是時朝廷方經武事增修邊備趨時者爭獻北伐之策公至定武即為上言中國與契丹通好久邊境晏然無事塞上屯軍素有節制惟宜靜以鎮之保甲法新行被邊皆設教場日鳴金鼓課人誦戰法聲達於虜虜檄邊郡以為生事違誓約上委公處其事公即上奏以為遣邊人習戰法於境上非管子寓令之意也請一切罷去不聽

並家傳

哲宗即位公為邇英侍讀始至上言曰人君即位之始當正始以正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於光明日新又新以至於大治者學之力也臣待罪講讀謹條上十議以裨聰明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修身四曰講學五曰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斂八曰去奢九曰省刑十曰無逸居月餘除執政遂倚以為相其論薄斂之畧曰昔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商紂聚之以喪國武王散之以得民由是觀

之人主當務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家塾記

為君之道幾無出此十篇可為人君座右銘

下蔡語錄

官制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為取旨之地門下尚書奉行而已公曰三省均輔臣也正如同舟共濟當一心並力以修政事乞事干三省者自今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遂定為令

初執政三五日一集都堂長官專決同列多不與議及公秉政非有故日聚都堂遂為故事

公始與司馬光輔政於是共推本先帝之意蓋欲鞭笞四夷以疆中國阜蕃邦財以佐其費有司奉行失其本旨先帝固嘗患之矣故欲更而未暇與已更而未定其詔墨記言具在而可考者有若干事若詰青苗之害則曰常平泉穀以禦水旱而貪散以求利至十之七八國失拯拯之備而民之責償被笞箠者衆責興利之弊則曰大傷鄙細有損國體戒用兵之失則曰南安西師兵夫死傷者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一

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
得不任其咎救官制之滯則曰更新官制以覈正吏
治至今頒行無緒有以啓寵四方貽譏後世於是二
公與同志者建請以常平舊法改青苗以嘉祐差役
參改募役罷保馬以復監牧損保甲教選以便農作
除市易之令寬茶鹽之禁賜邊砦贖亡民和西戎於
是民謹呼鼓舞以為便

並神
道碑

溫公病中與公簡曰晦叔自結髮志學仕而行之端方

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政平生所蘊不施於今日將何俟乎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慎默太過若此際復不廷爭事蹉跌則入彼朋矣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屬今日屬於晦叔矣

公上奏曰自古治戎之策雖三代之盛亦不過來則禦之去則備之為備之道莫先於積穀

初溫公議凡役人皆不許雇人以代然東南及西蜀諸

路民有高貲或子弟業儒皆當為弓手執賤役既不
許募代甚苦之公聞其弊即令一切聽雇募民情大
悅

上以邇英講讀論語畢賜執政講讀官左右史御筵於
資善堂內出御書唐人詩分賜在坐翌日公上奏曰
臣伏念陛下睿哲之性出於天縱而復內稟慈訓日
新典學誠以堯舜三代為法則四海不勞而治將來
論語終帙進講尚書二書皆聖人之格言為君之要

道臣輒於其中及孝經內節要語共一百段進呈聖人之言本無可去取臣今惟取明白切於治道者庶便於省覽或遊意筆硯之間以備揮染亦日就月將之一助也居數日太皇太后宣諭曰呂相所進要語已令皇帝即依所奏每日書寫看覽甚有益於學問與寫詩篇不同也

郎官何洵直失本部印公曰洵直誠有罪然重譴之則自今猾吏皆有以制主司矣乃薄其罪

公在仁宗朝嘗請進士先策論神宗初又獻議以經術
取士及知熙寧三年貢舉遂密啓臨軒專用策試未
幾公以言青苗等事得罪去王安石專政乃盡罷詩
賦一用經義獨以春秋為破缺不可讀廢其學學者
不得以應試安石又與其子雱其徒呂惠卿升卿撰
定詩書周禮義模印頒天下凡士子應試者自一語
以上非新義不得用於是學者不復思索經意亦不
復誦正經惟誦安石惠卿書精熟者輒得上第有司

發策問必先稱頌時政對者因大為諛辭以應之又多以佛書證六經至全用天竺語以相高晚向字學復以字書去取天下士於是學者不復解經而專解字往往辨析字畫說一字至數百言去經意益遠由是中外議者皆咎經義而思詩賦矣元祐初議者爭言科舉之弊請復舊制公曰先帝更新法度如造士以經術是為近古且仲尼六經何負於後世特安石課試之法為繆耳安石解經亦未必不善惟其欲人

同已為大繆耳溫公亦以為詩賦不可復然論者習見經義之弊忿懣不可遏乃定制進士初場試經義次賦詩論策對經義者許引用古今諸儒之說及已見又詔立春秋科太學置春秋博士二員禁有司不得於莊老書出題程文不得雜用申韓刑名之學及釋氏書仍罷試律義至是將廷試執政又以熙寧復策之初進士葉祖洽譏議祖宗自是對策者皆訕前朝以阿當世因為策問可廢當復詩賦論題公曰

天子臨軒發策延四方貢士詢以治道豈非近古良法邪至於對者是非邪正則在考官去取耳乃仍舊試策其後論科舉者亦未息以至公薨而詩賦益隆期盡廢經義而後已非公意也

公晚多讀釋氏書益究禪理溫公博學有志行而獨不喜佛公每勸其留意且曰所謂佛學者直貴其心術簡要爾非必事事服習為方外人也

並家傳

公居家夏不排窻不揮扇冬不附火一日盛夏楊大夫

瓌寶字器之將赴鎮戎軍倅來辭器之乃呂氏甥公於西牕下烈日中公裳對飲二盃器之汗流浹背公

凝然不動

雜志

公平生未嘗行草書尤不喜人博曰勝則傷仁負則傷

儉

家塾記
下全

公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辨少時書於座右曰不善加己直為受之盖其初自懲艾也如此至和中手書東漢延篤與李文德書於座右又書古人詩好衣

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於屏風

呂晦叔真大臣其言簡而意足孫莘老嘗言裕陵好問
且曰好問則裕晦叔曰好問而裕不若聽德而聰人
有非劉向強聒而不舍者晦叔曰劉向貴戚之卿此
語可謂忠厚然向之眷眷於漢室而不忍去則是也

至於上變論事亦可謂不知命矣

龜山語錄

宋興以來大臣以三公平章軍國者四人而公父子居
其二時論榮之

呂希哲

字原明正獻公之長子以恩補官充崇政殿說書
正獻公教公事事循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
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
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
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
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
目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

者少矣家傳

公從王安石學安石以為凡士未官而事科舉者為貧
也有官矣而復事科舉是僥倖富貴利達而已學者
不由也公聞之遽棄科舉一意古學始與程先生頤
俱事胡先生瑗公少程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
人比首以師禮事之而明道程顥橫渠張載孫公覺
李公常皆與公遊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公亦未嘗
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畧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勁

捷以造聖人專慕曾子之學盡力乎其內者其讀經書平直簡要不為辭說以知言為先自得為本躬行為實不尚虛言不為異行

正獻公嘗語張耒曰此子不欺閤室守官京師不謁臺諫官遇遷轉即一見執政過此不見也

正獻公廣用當世賢士人之有一善無不用也嘗以數幅紙書當世名士姓名既而失之後復見此紙則所書人悉用之矣正獻公嘗親書遺公曰當世善士無

不用者獨爾以吾故不得用亦命也

公為說書凡二年日夕勸導人主以脩身為本脩身以正心為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不能脩雖左右之人且不能喻况天下乎

公既除諫官累辭未獲蘇子瞻在邇英戲謂公曰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公笑而不答退謂范淳甫曰若辭不獲命必以楊畏為首時畏方在言路以險詐自任頗為子瞻所厚公故及之

並家傳

公為郡處令公帑多畜鰾魚諸乾物及筍乾葷乾以待
賓客以減雞鴨等生命也

雜錄

公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
者公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
事託州縣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
無一事擾公公私閑居日讀易一爻遍考古今諸儒之
說默坐沉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評論商確得失

久之方罷

家傳

仙源嘗言與侍講為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有面

赤自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嘗戲笑

雜志

公與諸人云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以為後生之
戒仲父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
詞甚好云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

童蒙

訓

公為人處事皆有長久之計求方便之道只如病中風
人口不能言手不能書而養疾者乃問所欲病者既

不能答適足增苦故公嘗教人每事作一牌子如飲

食衣裳寒熱之類及常所服藥

如理中元之類常所作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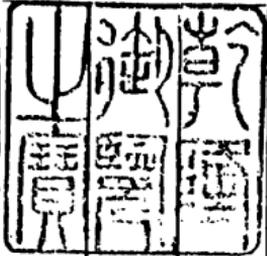
如梳

頭洗面之類及作人親筆書

病者取牌子以示人則可減太半之

苦凡公為人處事每如是也

童蒙訓



宋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八